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方楚雄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方楚雄 /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

许晓生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8-4881-5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0683号

主 编 许晓生
选题策划 马 涛
出 版 人 武忠平
副 主 编 林润鸿 詹伟杰 王 艾
责任编辑 赵启芳
责任校对 司开江
校 对 安晓利 吕 哲 陈 琳
陶美坚 熊宇红 何丹萍
整体设计 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 罗绍娟
责任印制 徐海燕
编 务 林少伟 何振华 徐辉龙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社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 mm×1092 mm 1/8

总 印 张：140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978-7-5398-4881-5

总 定 价：1360.00元（共2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方
楚
雄

Fang Chuxi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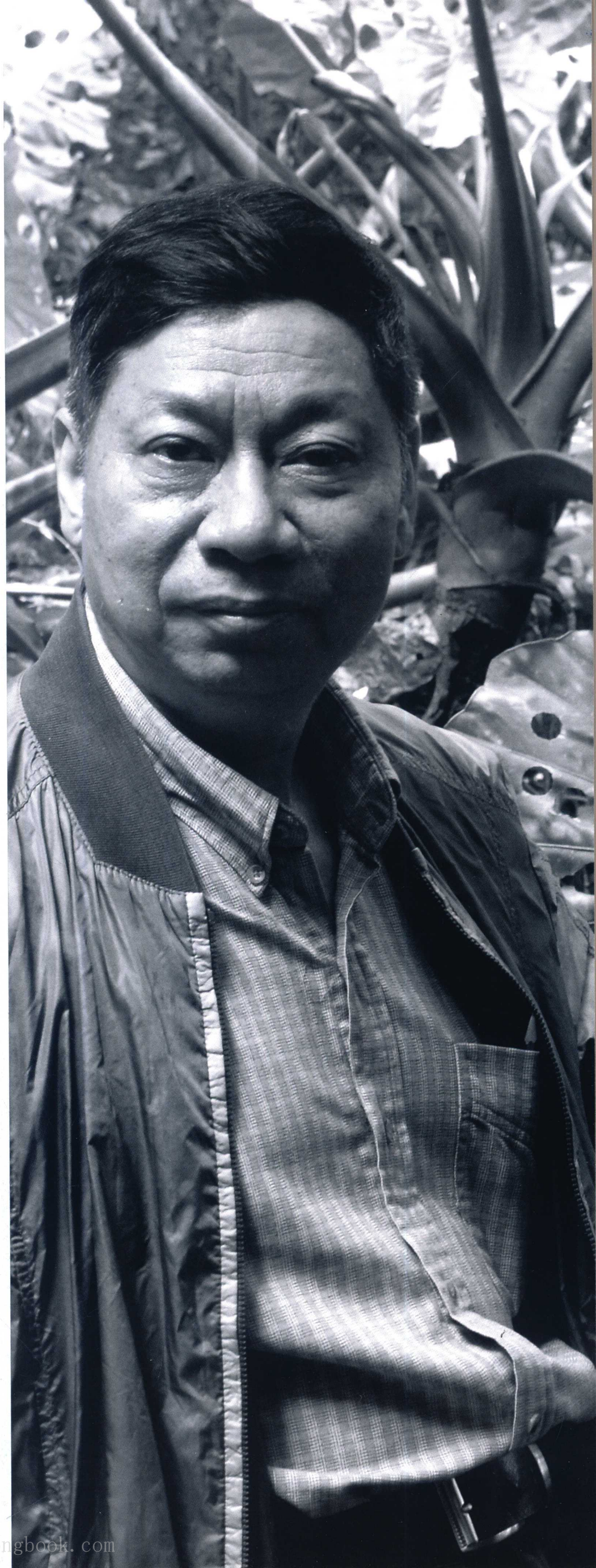
方楚雄

Fang
Chuxiong

Profile

个人简介

1950 年生于广东汕头。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7 年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97 中国画坛百杰”。2004 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黄宾虹奖”及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奖”。2010 年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及广州美术学院“德艺双馨杰出教师奖”“教学科研创作突出成果奖”。2011 年荣获“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Contents
目录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方楚雄

02

对话方楚雄

DIALOGUE WITH FANG CHUXIONG

受访 / 方楚雄 采访 / 当代岭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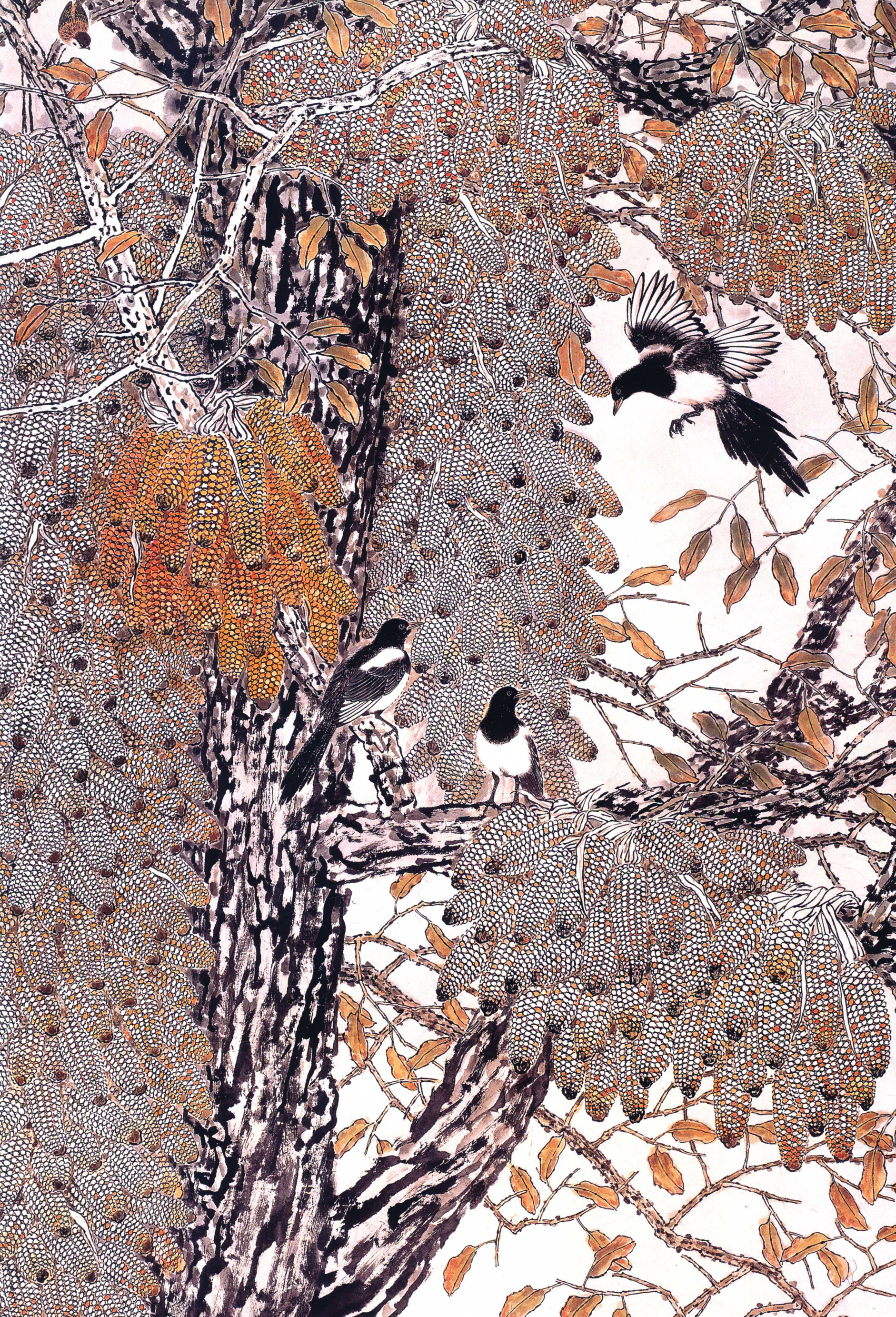
08

关爱自然生命

CARING FOR NATURAL LIFE

撰文 / 郎绍君

30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方楚雄

任何艺术都是有规则的。中国画历史悠久，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所不同，但民族精神始终是不变的。有规则就有制约，有制约就有难度，有难度才有高度，有高度才能永恒。

画中国画非一定时日不成气候，造型、构图、笔墨已非易事，意境、格调、风格则更难矣。

秦、汉、唐崇雄强、阳刚之气，元、明、清尚简朴、阴柔之美。中国画讲究书卷气，书卷之气乃学识、修养，是品位、层次的问题。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下笔未必有神，但不读书，下笔必定无神。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用来批评那些只从表面的形似而论作品高下的做法的，而不是指不要“形”。造型艺术，“形”始终是非常重要的，有生命力而不是呆板的、典型具体而不是概念的“形”才能感人。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大写意似乎就可以草率、粗略，逸笔草草。诚不知大写意也需要极其认真严肃，也要九朽一罢，只是形式高度概括、提炼而已。

山水画有可观、可游、可居之境，达到“可居”的程度，必定是非常完美的境界。形象、构图、笔墨、意境、神韵等诸多因素能吸引观众于画前细细品味。

工笔画不是越工细越好。把人物的首饰、服装以及动物的皮毛画得像照片一样真，技术确实令人惊叹，但比惊人的手艺更重要的是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作者独到的艺术见解。

有人问：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像李可染、黎雄才、关山月、黄胄等这样的大师？我想这可能是他们那代人特殊的社会经历和修养使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科技信息发达，但这些又不能与艺术的发展成正比，因为还要有时间的沉淀。可能到世纪末会出几个大师级的画家，但要达到齐白石那样的高度，恐怕也难矣。

好作品应该是有感而发，但是谈何容易。人人都在生活中，人人均有感情，但有生活、有感情的作品却少之又少。画了一辈子画，到头来却是在重复前人、重复别人，唯独就没有他自己。

画要画得与别人不一样，但应是美的，不美谁喜欢？还要有难度，谁画都能达到，也没意思。

画事切忌功利、浮躁之心，心神不定、六神无主乃因缺乏艺术之主见和修养之贫乏。朝三暮四，到头来一事无成。

个人风格的形成大都是自然而然，经过长期修炼，水到渠成，如文火熬中药。若刻意追求，不断自我否定，不断产生新的样式，我怀疑这风格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继承传统，面对现实，是当代画家所面临的两大课题。继承传统是指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样式；面对现实是在作品中融入当代意识、审美而不仅仅是当代生活的题材、内容。

画得好，更要想得好。功夫和才情缺一不可。经营之若不经意，大象不雕、平淡天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人合一乃艺术之最高境界。



闽南净土

230 cm × 368 cm

纸本设色

2010年



在方楚雄的画作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画家对大自然观察的细致和深入。他那变幻多端的笔法以及在用色、用墨上的创新，首先是来自表现对象的不同特征。他用挺劲的细线表现坚韧的竹枝和竹根，用横下的扁平的笔触描绘可口的、坚实的果子，用浓厚的色点堆塑榴莲的巨果，在不同轻重的干擦笔法上加以淡墨渲染，非常成功地描绘出了猿猴皮毛的蓬松、小鸭绒毛的细嫩。“逼真”当然绝非艺术的最高要求，不过，严肃认真地研究自然、认识自然却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迟轲

雨林藤韵

231 cm × 146 cm

纸本设色

2013年



对话方楚雄

DIALOGUE WITH FANG CHUXIONG

受访 / 方楚雄 采访 / 当代岭南
(以下访谈内容方楚雄简称“方”，当代岭南简称“岭”)

岭：每一个画家在绘画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您的目标是什么？

方：这个问题不好答。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目标（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没有追求的画家），但要说清楚却非易事。我觉得，画画一定要讲究气象，要有正大之气，而不是阴阳怪气、小家子气；要体现出清气、文气、秀气，而不是浊气、匠气、俗气。

另外，要想使作品能够打动人，一定要立意新，要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所以好作品一定是有感而发而绘就的。意境、构图、笔墨等诸多因素切忌落入俗套。

那种没有感受、信手涂抹之作，或作为笔墨练习，或自娱玩玩，作为应酬之作也未尝不可，但谈不上是精品力作。小品画也要讲正气、讲格调、讲格局、讲立意。

岭：人们对于那些熟悉的地方，总会有一种千丝万缕的感情，特别是对故乡，那种感情总会深刻地留在记忆里。您的作品《故乡水》就包含了浓郁的家乡情怀，可以谈谈这件作品的创作情况吗？

方：《故乡水》取材于广州芳村花地湾花农的小院一隅，苏百钧家的祖屋就在那里，那是苏百钧少年时随他父亲苏卧农老先生学画的地方。那里绿树成荫、果树时长、古巷河涌，真可谓世外桃源。但是随着城市的建设，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一条主干路，正通过苏老先生的花园。在一个花农小院的一隅，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口水井，井口的石板和井内的砖缝中长满了小草、苔藓，这一切构成了绝美的画面。在构图上，我大胆地将正方形的井面和圆形的水

井画在画面正中，这虽是构图之大忌，但是我利用井边的花卉、小鸡等，使得作品在视觉上既有冲击力又不显呆板，细节的刻画真实可信。故乡之水如甘露，对于一个游子，这感受会更强烈。

岭：“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在平凡的细节中发现不平凡的意境，常会有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需要灵感，而灵感则来自画者自身的艺术修养和长期的艺术实践。对绘画来说，写生是寻求“发现”的必要环节，可以谈谈跟写生有关的话题吗？您在1989年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的作品《晨曦》也是取材于写生吗？

方：是的，《晨曦》这件作品取材于西双版纳的巨龙竹。竹子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小时候跟王老和刘老学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个题材。在西双版纳写生的时候，面对着郁郁葱葱的巨龙竹，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巨龙竹的身形巨硕，特别是竹头部分非常精彩。那些盘根错节的竹根裸露在地面上，茁壮的竹笋从竹根缝隙中挤出来，给人一种很壮实的感觉。我们在竹林里写生的时候，经常会见到竹壳从上面掉下来，那清脆响亮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清静的体验。在画《晨曦》的时候，我把重点放在对根部的刻画上，而竹竿的上部则处理得比较虚，这样能使构图比较平稳。几缕晨光穿过竹林，小山雀在地上觅食，增加了宁静的气氛。我特别喜欢这种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景象。如何在作品中表达对这种景象的感受，除了需要在现场进行观察和体验，我尤其认为对景写生能保留对大自然鲜活的感受，以避免落入陈规俗套。

岭：您笔下的动物让人体会到一种自然而温馨的美，您能

恬息

189 cm × 124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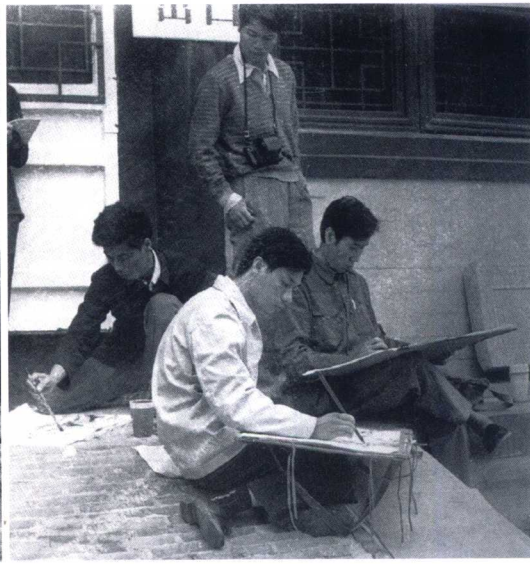
纸本设色

2005年





1985年带国画系花鸟专业学生到海南霸王岭写生。



与林丰俗、陈永锵在北京中山公园写生。



应邀为国务院会议楼创作《古藤繁花》。

用独到的技法刻画出动物生动的形象和神态。听说启功先生也特别偏爱您笔下的动物形象。

方：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有一次，我去拜访启功先生，我发现他的家里放了很多毛茸茸的玩具。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些玩具是家里的小孩子们玩的，后来聊起来，启功先生说，那些都是他自己的收藏品。他说，他就喜欢那种毛茸茸的东西，很柔和、很轻松。聊天的时候，启功先生拿起我的一本画册，一页一页很认真、很细致地翻看。他说他很喜欢我的画，说想把这些画一张张地裁下来，轮换着挂起来看。我说，启老，这何必呢？您想要什么动物，我画一张给您。启功先生说，只要是毛茸茸的，什么动物都行。最后他又补充一句说，他就喜欢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启功先生的话使我很有感触。我画的不少动物有着这样毛茸茸的感觉，比如我画的狗，就喜欢那种毛不太长但一定要厚一点的感觉。我喜欢画松狮狗，它们就有那种感觉。

启老的心态非常好。他到了那么大的年纪，依旧如此喜欢各种很美好的小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大自然中的花、草、小动物都很招人喜欢。启功先生和齐白石老人一样，到了晚年，还是那么纯真、童心未泯。

岭：20世纪90年代，您的作品中出现了老虎、狮子、豹等一些猛兽的题材。画猛兽与画小动物有何不同？是否难度更大？您画的虎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对猛兽的认识，体现出的不是一种凶猛，而是一种文人气质。您选择这种表现方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方：可能和我的性格、审美有关。我不喜欢太外露、太激

烈的东西，而更喜欢含蓄、内敛的感觉。所以我画的虎一般都表现出一种静态、文气，柔中见刚、文中见猛。在造型上我喜欢较为整体、略带一点雕塑感的那种感觉，在外形上变化太多就容易松散，缺乏力量。在技法上，我采用写意破墨的手法来表现老虎的斑纹，但是难度较大。在湿润的底色上用焦墨画出虎纹，太湿会化得一团糟，太干又不松化，这就要不断实践、摸索，总结经验。对于虎头，我会重点刻画，画得更细腻、更深入，而其他地方会处理得相对轻松一些。

岭：您曾随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印度，与美术学院国画系的老师、学生一起到土耳其进行考察写生，您在参加岭南画派纪念馆作品展的时候拿出来的都是人物画作品，您的造型能力及在动物题材画作之外展现出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艺术风貌让人惊叹。您觉得人物画、山水画这类题材在您的创作中担当了什么角色？会对您的花鸟画作品产生互动的影响吗？

方：我大学时期得益最大的是人物画，素描、人体结构、水墨人物写生等课程使我获益匪浅。杨之光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严谨，在他的教导下，我的水墨肖像写生进步很快。杨老师很喜欢我，还希望我毕业后能留在国画系教人物画。

我认为中国画是造型艺术，造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艺术的发展。我的造型能力，包括对形体、对画面整体的把握，都直接影响到我现在的动物画及花鸟画的写生和创作。

岭：对于中国画的创新和发展，有很多话题值得探讨。以工笔画为例，怎样研究传统、继承传统、发展传统，怎样在新的现实生活中开创新的绘画风格，都是近年来很受关



与夫人林淑然在意大利威尼斯。



带学生在海南岛考察。

注的话题。关于这方面，您有什么体会呢？

方：盛世丹青工笔多。的确，这几年，中国工笔画的发展很迅猛，形势喜人。如果把工笔和写意作为两种表现方式，就当前的发展来说，工笔画发展较快，而写意画却不太乐观，写意画的难度相对大一些。从中国的绘画传统来看，宋代以来都是强调“以形写神”，就是通过一定的“形”来表现绘画对象的内在的神韵。宋代的绘画基本走的都是“以形写神”的路子，不完全是写实，即使写实，也有主观的因素在里面。元代以后，不少画家渐渐地开始追求借物抒情，他们借助某种东西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借梅、兰、竹、菊之类的题材表达自我内心的感情和追求。工笔也好，写意也好，作为中国画的传统形式，我觉得两者都有非常好的传统积淀。但从创作实践及画家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认为“写意”就可以随随便便、轻轻松松，那就错了。其实，要想将写意的笔墨真正发挥好，是相当难的。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美术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们，到毕业时要他们拿出一幅很好的写意作品，一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至于在写意方面突破传统而自成面貌，那就更难了。因此，现在要想看到真正非常好的、令大家都佩服的写意画，很难。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到了齐白石，或者说在齐白石和潘天寿之后，写意画的新发展就不明显了，即便有发展，也没有达到突破前人的地步。写意对笔墨和画者各方面修养的要求都很高，稍微欠些功夫就不行，并且这种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而工笔可能相对容易成为突破口，至少，在从客观自然对象向艺术形式转换的过程中，工笔的变化不像写意的变化那么大。所以，现在的年轻学子在工笔画方面取得成绩相对容易，路子也更宽些，而要想在写意画方面取得成绩，则相当难。不过，工笔和写意的区别主要还是

表现在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其实好的工笔画和写意画是共通的，作品的深层魅力还是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审美和精神的高低。

岭：可以谈谈您对工笔与写意两者关系的看法吗？

方：我觉得，在工笔画的表现过程中，应该包含一些写意的成分的。对古代工笔画的照搬、对客观对象的死摹，都是没味道的。现在仍有一些人信这个，以为死摹古代绘画作品的就可以有收获，这未免有点片面。那些仅仅依靠死功夫描出来的东西，常常导致作品的艺术性不高。传统学画过程一般是从工笔入手，然后是画小写意、大写意。这是比较传统的训练方法，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孙其峰老师就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学习国画可从小写意入手，然后看个人的兴趣，想学习工笔的，就可以学习工笔，想学习大写意的，就学习大写意，朝哪个方向发展都很自由。而从工笔入手，因为太拘谨，在绘画过程中一些既定的观念往往会束缚画家，所以常常看到一些工笔画得很好的人，越到后来，就越是放不开，偶尔想画一点写意，结果一下笔就很幼稚。为什么？因为先入为主的惯性局限了发展。工笔和写意完全是两个概念，在绘画过程中，两者的笔法也很不一样。如果学画的时候能有一些写意的功夫，或是学过写意画，然后再画工笔，就会在将来有新的突破。所以，我现在教学生，也要求他们在画画的时候能把“写”的味道表现得足一些，不要太过于描绘肌理。因为，太过于描绘肌理，从长远来看，没有益处。雕琢的味道太多了，“写”的意味必然会减少。我们所看到的宋代的工笔画其实也是“写”出来的，而且“写”的味道很足，虽然感觉很工，但细看，画得却很轻松，比如宋徽宗和崔白的画就都是“写”出来的，让人感觉非常舒